

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论品质

宋国栋

(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四川绵阳, 621010)

摘要: 经济民族主义出于忠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 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增进民族利益的权力和财富。它通过国家权力制定相应的经济战略, 保护、壮大民族经济并为民族经济的对外扩张赢得市场和资源, 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世界经济机制和秩序。重商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结合是经济民族主义的重大理论特征, 依附论是当代重要的经济民族主义理论代表。“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是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和谐共融的关键。

关键词: 经济民族主义; 重商主义; 经济自由主义; 依附论; 经济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 D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7)06-0640-06

在报纸上、网上、广播里经常会看到、听到一些抨击经济民族主义的报道和评论, 这种现象在国际贸易与国家对外经济政策领域尤为突出。这些撰稿人一般将经济民族主义等同于一些非理性的、容易引起国际经济关系震荡的重商主义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民族主义”是个极为中性的概念, 作为其基本形态的“经济民族主义”不可能仅仅适应于乏味十足的场合; 同时, 将经济民族主义等同于它在某些特定状况下采取的手段、政策、形式, 又是十分不科学的, 因为, “主义”从主干上看, 是系统理论和系列实践的优化。冷战结束以来, 国内论及经济民族主义的学者在关于它的定义、特征、历史演变、当代形态诸方面的研究上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甚至有些学者直接照搬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那一套, 将经济民族主义等同于重商主义并与自由主义直接对立起来。这是笔者最不赞同的地方。

一、经济民族主义的界定

罗伯特·基尔平(Rober·Gilpin)认为, 经济民族主义是关于民族国家与经济财富之间关系的信条学说, 是关于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论, 也可能是寻求国家保护, 用以影响国家决策的某些生产者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他把下述思想称为经济民族主义: 强调国家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 认为经济活动要为而且应该为国家(民族)建设的大目标即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

服务, 主张富民强国, 并为经济资源而进行斗争^{[1](41-42,59)}。基尔平是在研究当代欧日美各国的新重商主义时得出这个观点的, 它显然表达了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解。坦塞(Shoshana B·Tancer)认为, 经济民族主义是尚未取得“现代化”或“发达”地区的国家, 对于控制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命运的警觉, 并认识到其必要性, 目的是谋求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政治上政治独立之后的经济独立。它表达了一个国家这样一种愿望, 即在世界经济体制范围内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运以及在本国范围内行使主权、决定谁可以开发自然资源、谁可以参与各经济部门的活动。她还特别指出, 经济民族主义不一定意味着全然拒绝对外贸易、外国投资和外国文化; 经济民族主义主张的实施, 在不同国家、不同政府, 甚至在一个国家内, 都有很大差别^{[2](8-9,26-27)}。这个界定是对二战后拉美国家存在的强调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控制本国自然资源、控制外国投资和跨国公司的活动范围、开展声势浩大的国有化运动、区域一体化的努力等经济发展的政策和行为的实际概括。其中, 拉美国家的一些经济民族主义做法直到现在仍然存在。应该说, 这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民族主义在70年代前的整个第三世界有着典型性。罗伯特·赖克(Robert B·Reich)认为, 在中欧和东欧大部分地区, 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源于击退或推翻外国压迫者的努力。随后, 由于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传播, 经济和政治的压倒一切的目标从扩大君主的权力转变成增进国家人民的福利。经济民族主义的最终纲领是公民的福利与国家经济的成功联系,

收稿日期: 2007-07-24

作者简介: 宋国栋(1981-), 男, 山东青岛人, 西南科技大学助教, 主要研究方向: 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理论。

而国家经济的成功又有赖于其大型公司的成功。因此，国家应该通过各种手段(关税、补贴、帝国主义政策等)解决生产过剩问题，为民族经济开拓世界市场，扶植大型公司的发展，实现富国强民。简言之，经济民族主义就是实现国家经济繁荣和国民福利最大化的意愿、观点、原则、运动和手段的综合^{[3](13,29,32)}。陈峰君认为，东亚经济民族主义分为三个要点：第一要义是把发展经济、实现国家现代化并赶超先进发达国家作为全民全国的核心任务，即所谓“经济优先主义”；第二要义是国家干预与市场经济结合，充分发挥国家(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第三要义是儒家传统文化在经济成功中的重要性，利用该种传统文化中积淀的有利因素，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所以，东亚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经济兴国战略”^{[4](213-286)}。这个概念的价值是从民族国家整体发展的角度界定了经济民族主义，把经济民族主义当作是一种民族国家实行的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特别是追赶先进国家的战略和计划，应该说是经济民族主义理解的一个重要发展。

上述定义并没有阐明经济民族主义(尤其是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重大特征和实质，而且具有概念界定的理论局限和地区偏见。经济民族主义的定义离不开民族主义的本质属性：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尽管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定义，但往往都被界定为一种以民族感情、民族意识为基础的纲领、理想、学说或运动。”^{[5](18)}经济民族主义所追求的全部便是权力和财富，这还是经济民族主义所认同的民族利益。笔者并不赞同经济民族主义对政治权力的追求领先于经济利益的追求这种说法，反之亦然。经济民族主义通过国家权力来增进民族经济利益，又运用经济实力来获取国际社会权力。经济民族主义将两者放在等值的位置，没有必要区分出高下。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具有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双重特征。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范畴，当代经济民族主义已不像李斯特历史生产力理论、凯恩斯贸易超保护理论等早期经济民族主义那样极富侵略性了。在强调相对收益的同时，它并不排斥绝对收益，竞争、冲突是其主要思维，但协调、合作也被采纳。在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趋势的作用和推动下，经济民族主义走出民族国家领域樊篱，将触角伸至国家周边并不断扩大外延，形成了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地区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是一个中性概念，这不仅是对民族国家本身存在理性的和非理性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而言，而且也是对第三世界经济民族主义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分别对旧有国际秩序的破坏和维护而言的，这分别是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和非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因此，经济民族主义是否可以这样认

为：出于忠诚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增进民族利益的权力和财富。要求国家权力制定并实施符合这一考虑的经济战略和经济政策，保护、壮大民族经济并为民族经济的对外扩张赢得市场和资源。竞争、冲突是常态，合作、协调不可无，参与符合民族利益的区域一体化，争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世界经济机制和秩序。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内部利益集团相互博弈而产生的理论、主张、方针和运动^[6]。这个概念能体现出经济民族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范畴，把握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权力与财富、国家与市场之间在全球经济中的复杂互动。

二、经济民族主义的重大理论特征

一句话，经济民族主义是由经济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双重原则构成的。

(一) 重商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

欧洲经济在经过了公元1300—1450年的萎缩和危机之后，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就是为今人所熟悉的重商主义时期。早期重商主义(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总是力图在国内把货币以贮藏形式积累起来，从而达到积累货币财富的目的，这种思想被称为货币差额论。晚期重商主义(16世纪下半叶到17世纪中叶)总是力图通过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商品输出，限制商品输入，从而达到积累财富的目的，这种思想被称为贸易差额论。

笔者想着重分析的是重商主义隐含的民族主义性质和重商主义向经济民族主义的转化。这是一个被国际政治经济学向来忽视或者研究不够深入的问题，然而它却是理解经济民族主义和国际关系的一个关键环节，因为对重商主义与民族主义关系的认识决定着如何理解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家与市场两种力量的组合。古斯塔夫·斯莫勒(Gustav Schmoller)指出：“重商主义从其本质内核而言只是国家制定——不是狭义上国家制定，而是国家与民族同时制定的经济政策。”^{[7](134)}马克思·韦伯认为，重商主义的实质在于把资本主义工业的观点灌输到政治中去，对外经济政策建筑在占对方最大便宜的原则上，以最低的价格进口而以高得多的价格卖出，目的在于加强政府对外关系的力量，所以重商主义意味着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权力而得到了发展，而这种发展是直接由增加人民的纳税能力来实现的——“纳税能力”这个形象概念有力地说明了国家力量或者政治权力是通过经济力量来得到体现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他还指出“重商主义的第二个形式”(第一个形式是阶级垄断权)也即“民族的形式”或“民族主义的重商主义”，认为这种重商主义只以保护真正的工业为

限,实际上已经上升为一种“合理的资本主义”(即以财政和殖民地特权以及公共垄断范围内的资本主义),与那种“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即以市场机会为转移、在销售服务基础上依靠本身业务利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不同^{[8](294-297)}。马克思一方面把重商主义批判为“以它粗浅的现实主义,形成了当时真正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又着重指出“……重商主义的民族主义性质,不只是这个主义的发言人的一句口头禅。他们借口只致力于国民财富和国家资源,实际上把资产阶级的利益和发财致富宣布为国家的最终目的,并且宣告资产阶级社会取代旧时的天国。同时,他们已经意识到,资本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已成了现代社会中国国家实力和国家优势的基础。”^{[9](884-885)}

重商主义之所以具有民族主义的特征,是因为随着商业的发展和扩张,各个贸易和金融集团彼此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竞争,当冲突不可调和时,作为最高仲裁者的国家出现了。从另一方面考虑,重商主义盛行的时代其实就是资本原始积累和早期民族国家缔造时代。重商主义的推行可造就两方面的积极影响:对内摧毁封建领主制桎梏、培养支持专制君主发动对外征伐以获取更多市场的工商业阶级、塑造忠诚的民族感情、巩固封建专制国家的政治基础。对外通过对相对收益的赤裸争夺,昭示创建民族国家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强决心,反映着世俗主权对基督教普世主义的不懈抗争。重商主义的民族性质还与欧洲各国的民主化历史进程相关。大众参与政治迫使统治阶级(新崛起的商人和工业家)把国家利益说成是全民福利。重商主义的一切政策和措施都成了民族国家的措施,重商与民族主义被划上了等号。在前文的界定中,笔者已经阐明了经济民族主义中的自由主义成分,但是,重商主义这种极富侵略性的理论却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胎体,可以讲,经济民族主义是对重商主义的历史改造和继承。重商主义的推行阶段正是西欧民族国家的雏形期,而经济民族主义也在不自觉地酝酿着。当民族资产阶级从商业资本主义发展到产业资本主义后,他们感到由地主阶级控制的国家权力已成为绊脚石,于是经济民族主义开始在一些国家特别是英国取代重商主义。需要点明的是,在第一次相互依赖时期,即便是对自由贸易、自由经济政策最崇拜、最践行的英国所推行的经济自由主义,实质上,也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这便引伸出了下一个问题的讨论。

(二) 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

重商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都是一种民族主义思维。经济自由主义并不是对重商主义内涵和孕育中的民族主义的否定,反而是对其逐渐具有的民族主义性质的发扬和光大,并且当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难以为继

时,它会不失时机地采用重商主义手段。

是否可以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分为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呢?运用严格分析方法进行讨论,它是成立的。但是,在笔者眼中,经济民族主义似乎更适合用全面分析方法讨论,因为,无论是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还是重商主义—经济民族主义都包含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成分,尽管侧重点不同。一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史实际上是处于优势的部门、产业和国家的代言人主张和实行自由贸易,而处于劣势的部门、产业和国家则主张和实行保护贸易的历史。英国于1846年和1849年分别取消《谷物法》和《航海条例》,就是因为产业革命末期的英国政府认为自由贸易更能给英帝国带来高额利润。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政府却奉行高强度的贸易政策,成立英镑集团,大打关税战,这是因为1929年发生世界性经济危机后,西欧各国关注的首先是自己国家的经济稳定而不是整个世界经济局势的好转,哪怕这种自私行为会导致世界安全局面的严重动荡。在西欧地区主义盛行的今天,尽管欧盟在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度,可是内部成员在农业补贴和农产品价格上始终存在不同意见,而且,欧盟所积极提倡的自由贸易和自由金融政策最主要地倾向于内部实施,对外则经常挥舞反倾销和资格审查等非关税壁垒大旗。可以讲,这种地区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扩大的经济民族主义。

我们还应注意到,对外推行色彩浓厚的重商主义的国家,对内其实进行着经济自由主义指导下的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经济整合,同时,它也不绝对排斥相互贸易可能带来的绝对收益;对外推行明显经济自由主义的国家,对内其实存在着对保护主义者的暂时妥协,而这种妥协的维持是因为国家政权掌握在自由主义阶层手中并且公共权力承诺对保护主义者的利益加以照顾,也就是说,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实质上是相对优势产业和产品实行自由主义措施而相对劣势产业和产品则实行重商主义措施。

三、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的重要理论形态——依附论

依附论首先兴起于拉丁美洲。拉丁美洲从殖民地时期就一直依靠出口原料和农产品来寻求发展,但这种外向型发展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而受到严重破坏。这促使一些拉美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重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现代化理论”在50年代面临的挑战为此提供了现实条件和理论氛围。对此作出重大贡献的当推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Paul Prebisch),他在《制定积极的拉丁美洲发展政

策》一书中着力论述了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同的“中心-外围”理论^[10]。发达国家对政治、经济、金融、技术的垄断，进而对发展中国家形成经济和社会上的扩张和渗透，促成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依附，而这种依附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更落后、贫穷。依附理论最为基本的、也是首要的理论假设就是认为存在一个中心-外围结构。它不仅存在国际体系中，而且存在于一个国家内部；它不仅影响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收入分配、事业、国际贸易以及外援等问题有着广泛的影响。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中心-外围结构中，中心国家的资本并不是因为在中心国家缺乏出路而被迫转移的，它只是发现外围地区有较高的报酬才转移到外围来，因为中心国家可以通过输出资本在外围国家组织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从而出现了中心与外围之间在生产率相等情况下的工资差异，这种关系是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的根源，也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发达的根源。在依附论者看来，这种不平等主要是由外围国家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在组织劳动力供应方面所奉行的政策造成的。在外围地区，伴随着资本输出，就会出现两种现象：一是外围地区对中心地区的依附。外围地区出口部门在形成市场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它确实能带来国内市场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有限的和畸形的，因为它所形成的市场需求是为大庄园主、富农、买办贸易资产阶级和国家官僚这些寄生性社会集团提供奢侈品。二是群众的贫穷化。导致普遍贫穷化的机制包括：农业小生产者和手工业小生产者的无产阶级化，农村的半无产阶级化，城市化，城镇公开失业、就业不足的大规模增加等。这两种现象其实是出于同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并列的两个二元社会结构。普雷维什指出既然19世纪遗留的国际分工格局是不合理的，那么发展中国家应该集中更多的资源来扩大它们的现代化工业，而把较少的资源用于扩大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一般的做法是：①首先发展工业过程比较简单的日用工业品，然后发展重化工业；②压缩政府的不必要开支，增加生产型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③建立替代工业所必需的机器设备、中间产品链，原料的进口采取关税减免和政府补贴的优惠政策；④通过关税、配额以及高估本国币值的办法，限制进口一般工业品，保证机器设备以较低价格进口。这种办法被称为进口替代战略^{[11](242-264)}。

依附理论显而易见是一种当代经济民族主义理论，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由于历史原因，西欧民族国家的缔造以及民族国家理论的建设始终走在世界前列，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才真正开始了创建完全独立的民族国家和符合自身特色的民族

理论的历程。在经历漫长的历史磨难和残酷的现实折磨后，第三世界所得来的经验教训、体会心得弥足珍贵。作为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范式的理论体系，依附论凝结了发展中国家对民族权益、国家前途、人民福祉的良好期待和捍卫决心。尽管依附论本身存在诸多缺陷，并且在实践中也不见得多有成效，但是因为它非西方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先驱，冲破了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西方结构框架，喊出了第三世界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富强、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呼声，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四、“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和谐共融的关键

要讨论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实现和谐共融的问题，至少需要进行三方面的思考：第一，实现二者和谐共融的现实依据是否存在？这种依据如果存在，则在多大的思维空间中存在？第二，是经济全球化还是经济民族主义更能从根本上决定和谐共融这种状态能否存在？两者中的主导方会以何面目和内涵出现？第三，国际社会是否有这种状态生存的土壤？它的存在、壮大会给国际秩序带来什么？

二者和谐共融的现实依据就是民族国家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民族国家仍是国际社会的主导力量，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它将一直存在和主导下去。民族国家受到了全球化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正如阿尔温·托夫勒所说：“当第三次浪潮汹涌澎湃地横扫全球的时候，民族国家，这个第二次浪潮时代关键的政治单位，正受到像钳子一样上下压力的夹攻。”^{[12](383)}日本学者善本吉宣也承认，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固有的“核心机能”正渐渐地转化为“协调机能”，有些甚至被废弃，成为“空白国家”^{[13](56-60)}。与现实相适应，国际社会出现了否定国家主权和贬低国家作用的思潮，即“全球主义”。“全球主义”是全球化的政治宣言，它宣扬“民族国家崩溃说”和“主权过时论”。全球主义认为，全球化的突飞猛进使民族国家的主权意义日渐式微，世界市场会在成本-收益原则诱导下自动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在他们的视野中，市场与国家“几乎总是被在一种内在紧张的状态中加以界定”。国家的保留将导致生产力的“萎缩”，主张建立“全球政府”以进行“全球治理”。美国世界秩序学会主席罗伯特·C·约翰逊曾呼吁：实行“全球人文主义”，以人类利益克服狭隘的民族利益。英国政治学家拉斯基也对民族国家大加抨击，“现代文明之范围日拓日广，国际关系愈趋愈密，欲从民族的主权的国家为定制，在政治上为大患，在道德上极为风险。”^{[14](327)}全

球主义敏锐与深刻地意识到全球化力量对民族国家的重大冲击,特别是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上下压力,但不能低估民族国家的生存与适应能力,不能只看到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作用,而看不到民族国家对全球化的反作用。当代全球化还有脆弱性和泡沫性的特点,民族国家仍然是国内社会与国际经济间的重要调节器,民族国家仍然负有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职责,特别是民族国家正在探索自身在全球化下的存在理由与价值,并将会找到全球化下发挥功能的新形式。

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全球化要达到和谐共融的境界,关键在于经济民族主义的作为。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背景力量而经济民族主义却是一种主导力量。经济全球化缺乏足够的勇气、坚定和灵活,而经济民族主义却可以创造它、改变它。其实,目前世界上各极力量的经济实践,正是努力把经济全球化纳入自己的经济民族主义轨道,也就是说,在各极力量眼中,经济民族主义只是一个可以借用进而促进自身发展的趋势。那么,这种与经济民族主义和谐共融的经济民族主义该如何称呼呢?我们暂且称之为“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Positive Economic Nationalism)。这是美国学者和政治家赖克(R·Reich)在《民族国家的作用》一书中首先使用的名词。总起来看,赖克所论述的“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是一种适应全球化的新经济民族主义。它是一种介于零和思维指导下的民族主义和理想主义指导下的世界主义之间的折中主义,核心是它能防止全球化导致的民族经济分裂,促进国家团结。赖克认为,由于全球化的作用,传统的一国之公民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祸福与共的旧民族主义消失了,全球经济力量把公民分裂为赢家和输家。赢家是那些占一个国家财富的主要部分的少数人,即所谓的“符号分析人员”,他们运用知识和信息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通过全球网络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创造高附加值;而占人口大多数的非符号信息人员则是全球化的输家,他们与全球经济的联系较弱,最易受到全球化的冲击。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不是维护全球化的赢家而漠视输家,而是积极帮助输家;输家也不是诉诸“此胜彼败”的民族主义。也就是说,它既反对自由放任的世界主义,又不采取此胜彼败的极端民族主义。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不是用传统的保护主义实现民族使命,而是主张政府进行公共投资,只要它们能提高本国公民的生活和生产能力就行。其新逻辑是:一国劳动力的技能和该国基础设施的质量是使该国在世界经济中独具特色并且具有特殊吸引力的源泉,在全球生产中,对这些相对不流动要素的投资便是国与国之间的主要差别^{[15](221-227,315-318)}。

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针对全球化的

适应性调整。全球化造成了民族国家内部的分裂状况。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强大实力不再需要传统的重商—经济民族主义,甚至国家的任何干预,而需要的是开拓世界市场的世界主义;但是,大多数的劳动力和中小企业仍局限于国家内部,它们由于面对着全球的竞争,仍需要国家保护和扶持。国家只能在上述两种力量之间维持平衡,结果出现了协调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世界主义的“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积极的”表明要顺应全球化趋势,不是被动地作出反映性政策;“民族主义”仍是核心,表明国家帮助自己的公民增加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情况下的发展。当代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之于此。美国是当今全球化秩序的缔造者和维护者之一,自己积极融入全球化当中不说,还通过各种手段要求他国或其他地区与经济全球化全面接轨。在美国,“民族国家—国民经济”系列概念遇到了极为深刻的挑战,全球网络导致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不再是“民族国家的卫士”,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发展在几百年中第一次碰到了区别“我们是谁?”这个大问题——国际大企业与国内中小企业所各自奉行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激烈交锋。通过近几年美国经济政策的实践,可以看出,政府所遵循的是对双方都有所妥协都有所管理的折中主义。对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大企业,美国政府一般采取鲜明的世界主义政策,任其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对弱小或关键的中小企业,美国政府通常采取隐蔽的民族主义政策,加强干预力度,实施战略扶持。但世界主义不是自由放任、漫无目的、理想普世的世界主义,它必须服从服务于美国民族经济;民族主义不是非胜即败、旗帜张扬、张牙舞爪的民族主义,它必须尊重遵循全球时代收益规则。

从根本上看,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主张国家仍然要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发挥作用。经济已经日益变成全球性的,但主权依然归属于不同的民族国家,即使再进一步,主权部分归属地区,但在全球体系中这个地区仍然是一个放大的民族国家。主权既存,它就要与全球经济发生复杂的互动,它比那种不顾别国和国际规则的民族主义当然要好,但它仍将加强国际经济竞争,体现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刻矛盾性。同时,必须注意到,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追求的是全球化下的民族发展,因此,它更有可能实现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并行不悖,它更有可能衍生出许多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新民族主义形式。从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看,全球化与民族主义难免会有最后一战,但在一定阶段一定条件下,二者实现和谐共融、各自发展甚至共同发展是可能的。至少,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所衍生出的西欧地区主义正在践行着上述理念。但不管怎样,

现实的全球化仍是一种手段，还不是一位主宰者，它只是被充当霸权国增收的工具而已，真正的主角是提出类似“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口号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当然，积极的经济民族主义如果被发展中国家充分采纳和利用，就会对现存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会在付出较小代价、激生较小震荡的前提下，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无论对全球化发展，还是对民族主义发展，都是好消息。

(本文得到了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倪国良教授的指导，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① 著者并没有点明经济民族主义概念，我是根据对全书的理解总结而得的。

参考文献：

- [1] 罗伯特·基尔平.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9.
- [2] 肖夏娜·B·坦塞. 拉丁美洲的经济民族主义——对经济独立的

- 探求[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3] 罗伯特·赖克. 国家的作用——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 [4] 陈峰君. 当代亚太经济与经济新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5] 王联. 世界民族主义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6] 宋国栋. 地缘经济学刍议[J]. 平原大学学报, 2006, (5): 3.
- [7] 尤多·卡梅伦. 世界经济史[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3.
- [8] 马克斯·韦伯. 世界经济通史[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1. 294-297.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 [10] Paul Prebisch. Towards a Dynamic Development Policy for Latin America[M].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63.
- [11] 王正毅, 张岩贵.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12] 阿尔温·托夫勒. 第三次浪潮[M]. 北京: 三联书店, 1983.
- [13] 山本吉宣. 国际相互依存[M]. 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89.
- [14] 关惕安, 俞可平. 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 [15] 罗伯特·赖克. 国家的作用——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

Economic nationalism's theory quality

SONG Guodong

(The Law College, Xinan Sci-Tech University, Mianyang 621010, China)

Abstract: Economy Nationalism that originates from faithful nation consciousness and national sentiments runs after authority and wealth, enhancing nation benefit on a global scale. It works out corresponding economy strategy by country authority in order to protect and expand its national economy, win the marketplace and resource for the expansionism, strive for world economy mechanism and order beneficial to its own development. The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 of Economy Nationalism theory is the union for Mercantilism and economy liberalism. The important Economy Nationalism theory representative is Dependence Theory in the contemporary. "The Positive Economy Nationalism" is the key that merge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y Nationalism all into harmony.

Key words: Economy Nationalism; Mercantilism; Economy Liberalism; Dependence Theor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编辑: 颜关明]